

N4A

中江潮

——
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史料丛书 2

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

铁的新四军

江泽民

1998年9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安徽视察时，
接见新四军音乐工作者说，用革命传统教育后人，
很有意义。本书特收录江主席为电视片《铁的新
四军》的题词，以资纪念。

前 言

今年是皖南事变 60 周年,也是新四军第七师成立 60 周年。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特编辑出版《中江潮》一书,以资纪念。亦谨以此书作为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献礼!

为使读者全面了解 60 年前芜湖地区乃至皖南的抗战形势,本书收录有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顾委常委粟裕将军撰写的《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》一文;有原昆明军区司令员、中顾委委员张铨秀同志最近撰写的《难忘的皖南事变》一文;有新四军老战士、老干部的回忆文章和诗歌;还有史学工作者撰写的专题、论文。它们从不同方面和角度,再现了当年新四军和我党同志在皖南和芜湖地区浴血抗战、驰骋在各条战线的光辉历程,讴歌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和我党同志英勇顽强、百折不挠的战斗业绩,缅怀了当年血洒皖南的先烈,弘扬了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。

《中江潮》一书,在中共芜湖市委、市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,老同志们积极撰稿,有关部门给予热情帮

助,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它记载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,必将激励我们的斗志,鼓舞我们的士气,增强我们必胜的信心,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而不断开创新的局面,为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。

编 者

2001 年 5 月

目 录

文 章 篇

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·····	粟 裕(1)
难忘的皖南事变 ·····	张铨秀(13)
战地重游忆当年 ——记马长炎同志重返战地泾县的二、三事 ·····	陈翼民(52)
在皖南事变的艰苦岁月里 ·····	贺 森(71)
艰难的皖南突围 ·····	李明贵(76)
皖南事变真相 ·····	房列曙(81)
繁昌保卫战·····	桑良谷(171)
父子岭、何家湾战斗简述 ·····	马继庆(181)
抗日战争时期芜湖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·····	郭学桂(186)
繁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政权工作 ·····	黄定民(195)
回顾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贸易斗争·····	刘健农(215)
皖江抗日根据地烟厂的建立与发展 ·····	刘健农(236)
芜湖地下斗争回忆片断·····	汪 仑(240)

新四军围攻芜湖城·····	赵如海	江化新(252)
回忆华东局国区部芜湖工作组活动的情况 ·····		方向明(255)

诗 词 篇

诗三首·····	周暮樵(292)
诗二首·····	丁恢(294)
诗二首·····	茆业良(295)
诗一首·····	吴云(296)
诗二首·····	陈翼民(297)
诗二首·····	许正民(298)
诗一首 词一阙·····	李如庸(299)
诗三首·····	周祥希(300)
诗二首 词一阙·····	林善斯(301)
诗三首·····	马秀俊(302)
诗四首·····	吴云(303)

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

粟 裕

一、敌情与地形的侦察

官陡门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近郊飞机场附近,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,它的位置恰恰象棋盘中心卒前边的渡河点一样,棋盘河两边的两条线,正如官陡门的两岸的两条宽不到一公尺的堤埂的通路。这几条道路都被破坏了,白天要架上木板才可以通行。据点周围设置三层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,铁丝网以内筑有掩蔽的战壕。两岸中间的河,是不能徒涉的,宽约五十公尺,其余的空白地方,全是河网与湖泊,而其周围几十公里,特别是我们由东向西去进攻的地方,足足有七八十公里的河网。在这地区你要向前走一百公尺,至少就得过两三条河,河沟纵横交叉,水既深而船又小。几十公里地,往往找不到一条陆地,一出门,就非坐船不可。这七八十公里的区域中,只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官陡门。但是还需要渡过好几条深不可涉的河。而青山、黄池,敌人的

两个据点，正如棋盘东面的两个炮位。我们的部队去进攻，必须经过这两个据点的中心线向西前去，而这两个据点却正在我们二十余公里的左右侧后方威胁着。这两个据点之间，有一条直达的长约十八公里的宽大的堤埂联系着，它有充分的可能截断我们唯一的一条归路。而芜（湖）宣（城）铁道的据点线，正如棋盘上的卒子线，每隔五里即有敌人构筑的据点，并派兵守护着，其距铁道最近的，只有三公里，距飞机场则不到三公里，距芜湖也未超出敌人轻炮兵火炮的射程。官陡门两岸的街道以南四公里的永安桥，以北五公里的年陡门，都有敌人驻守，可以沿堤埂，直趋街道。总之，在半点钟以内，敌人由西、南、北三面各据点开出的增援部队，可以完全到齐。飞机的出动更不消两分钟，就可以在我们上空低飞袭击。官陡门的两岸街道，不到一百公尺长，建筑在高高的堤埂上，可以瞰制四周的河网与水田，虽是单线的砖房屋，但对我们只有步枪和很少轻机枪的部队来说，也是够麻烦的。这里总共驻扎了三百余伪军。两岸之间，只有宽约一公尺的衰朽的板桥贯通；这可算是天险了，也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。可是一个极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咧！

二、战斗的动员

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之后,为了使当地人民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,为了震撼敌人的心脏,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,更为了要鼓励敌后的广大人民,坚持江南抗战,以备和全国友军争取抗战的胜利,因此决心挺袭官陡门之敌。当一月七八号的时候,就在参战部队中进行动员,除政治上说明敌人残暴,人民所受痛苦,我们坚持江南抗战与配合友军的意义,和敌人的弱点以及我们有胜利的把握等条件,以鼓起战士的勇气与热情外,并从军事上加紧进行了几昼夜的夜间战斗演习,交代了白刃战、河川战和街市战的注意事项。指战员们的情绪异常热烈,都在互相猜问着:“究竟打什么地方啊?”“打的是哪个呢?”“他妈的,我们只怕他们预先逃走了,那才可惜……”战士们的枪都自动的每天洗擦七八次,机关枪班的同志更努力,差不多时刻的都在准备着,不是练习瞄准就是练习装退子弹,枪筒擦得亮晶晶、滑溜溜的,还嫌油太少了,把零用钱节省几角去买两瓶生发油带着,免得机关枪卡壳。副班长滑稽地说:“敌人排好队,只等我们的机关枪去点名,答应得好,每人赏他两颗花生米……”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。十八号的早晨,还未天亮,大家闹着起床,炊事员同志已先起身,煮好了早饭,大家吃得饱饱的,准备向目的地

出发。有些同志为了轻快,情愿挨几天几晚的寒冷,将笨重的军毯也留寄下来。集合号还未吹完,队伍老早就站好了等待着指挥员来讲话。当我走近队伍的时候,大家向我行着喜悦的注目礼。虽然北风狂暴地从湖边袭来,但大家为了要听讲话,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放下来,一队队的在霜盖住的草地上站着。当我开头喊一声“同志们”的时候,他们一齐立正,“刷”的一声,将那盖着枯草的霜雪划破了,叫他们“稍息”之后,又是“刷”的一声,好象在沙坪里动作似的。为了保守秘密,我只简单地作了些鼓动。当时战士们都非常兴奋,只见烟雾般的热气,从每个人的嘴唇边滚出来。因时间的关系,我匆匆地结束了讲话,从战士们的神情上,显见得这些话还不够满足他们的愿望。

前进号响了,队伍出发北进,虽然下着毛毛雨,但谁也不愿意撑伞。从银色的土地上,踏出了一条斑斓蜿蜒的路痕,谈笑声与脚步声错杂地交响着。前面的人跌倒了,后面的人还停不住脚步,立即喊出“仰射预备放”,后面的人跌倒了,前面喊“再来一个”。路途虽然泞滑,可是大家并不觉得难走。二十五公里路只作了一次小休息,就走到了。大家眉毛上都点上水银般的水珠。当天下午住宿下来,除少

数工作人员外,大家都没有外出,继续擦枪、洗脚、开行军检讨会。第二天上午,为着保守秘密,在原地停候了些时候。到了预定的时间,偷偷地上了船,突然转向西开渡到丹阳湖的西岸。那时已经上午九点了。翻过了堤埂,改乘几只预备好的装肥料的船,继续由内河西进,午后十二时以后才到达了预定的地方隐蔽集结,距攻击目的地还有将近四十公里。这里消息还可以完全封锁,但是再向前去,封锁就不甚严密了,必须在夜间赶到才行。

二十日天亮,大家都不愿意再睡就起了床。他们又在擦枪装排子弹铗,整理草鞋带子、包袱以及其他的東西。八时以后,各单位召开军人大会,除作政治鼓动外,并宣布战时纪律及注意事项,同时班与班、连与连之间,订了缴枪捉俘虏的竞赛条件。战士们都争先恐后充分地发表意见,讨论了两点多钟,还有些意见没有说完,可是炊事员同志送中饭来了,于是由指导员做了结论,完满地结束了会议。

午饭以后,虽然值班员逼着大家睡,但战士们只是把被毯蒙着全身,脑袋集在一起蠕蠕而动,谁也不能放心地睡,只希望快点天黑。午后一时,除值星排长外,排以上的干部到首长处开会,我说明了应攻击的地点和应消灭的哪一些敌人,具体地分配了各连

的任务和动作的次序及应注意的事项。干部们都异常注意,特别是×部的任务,是攻打敌人的后方,从芜湖方向向东打,也就是由河的西街打到河的东街,必须要以迅速的动作抢夺沟通两岸的小板桥,因此又严格地宣布,如果只缴到很多的枪,而没有抢占小木桥,那就是根本上没有完成任务,还是要受处分的;反之,如果抢占了小木桥,而没有缴到枪,则基本上是完成了任务。我严格地命令大家特别遵从,最后规定大家要在二十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,并迅速地集结准备回撤,随后各人发了一份地图、命令、联络信号,和许多战时对敌的口号标语等,即行散会。

下午,提早吃过晚饭,集合了全体队伍。为了便于交代任务,避开了群众。当我向全体指战员讲解作战任务的时候,他们情绪的热烈较十八号早晨开始出发时有过之而无不及,当宣布了要攻击的地点和敌人的时候,大家鼻头都胀大了,表示一种特别的愤怒,同时又带来喜悦的骄傲。话讲完了,掌声和高兴的笑声响成一片,连长、排长们在忙于分配夜战的干电池和准备渡河的绳索标记等,战士们有些人在擦枪,有些人在捆草鞋,有些人在准备手榴弹,在谈笑声中,有人说:“打伪军好象打豆腐一样,喝米汤一样,就是怕他们预先逃走了……”但也有反对的人

说：“哼！不能轻视这些伪军，因为他们是受过日本鬼子训练的，装备也好，地形又那样易守易攻，而且离敌人战略据点很近，鬼子容易来增援……”，在大家正谈得起劲的时候，一声哨音，打断了大家的话头，值星员问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大家齐声地答应：“好！好！”于是按次序出发。

三、战斗，前进，冲锋！
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时候已是二十日午后五时，部队按着既定的次序出发，当地的人民男的女的，老的小的，集在村边停留着，目送我们，直到队伍走完了，走远了，看不清楚了，才转回屋里去。天还没有黑，队伍中还有些人在边谈边走，约莫半点钟后，天色慢慢的黑了下来，我向前面望去，看到全队象一条黑影，再过些时候，只能看到自己前面一个人的背影了，于是谈话声也就寂静下来，除了刷刷的脚步声和间或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外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天上没有星光，可是队伍仍然走得很迅速，到八时半光景，部队已走完了十五六公里左右的路程，恰恰到达青山通黄池的大道中的亭头镇。在前卫到达该地以前，就先派人去封锁了通敌方的大道。大约停了十五分钟，跟在后卫的×××队，停留下来，分配兵力于南北两面，逼近黄池、青山敌人的两个据点，以掩

护我军归路的安全,其余的部队仍照以前的次序向目的地搜索前进。十点钟到了大闸,在此必须渡河,可是河的东岸没有一只船,西岸有无,看不清楚,派人到处摸索,从水塘边抬来了一只仅可装三个人的小船,可是没有划水的工具。因为河对岸常有敌人的坐探,又不好喊老百姓的门,怎么办呢?会游水的同志偷偷地找来一只装了东西还可以装十人左右的木船,船上有一个老头。按照这样的载运量计算,两只船要渡完整个部队,需要四个小时。此去目的地还有十七八公里,而且还要过渡,假如到了那里天已亮了,便不好攻击,于是先把河西岸的去路加强了警戒封锁,又在部队中喊出那批预先挑选的水手来,加强渡河的速度,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,两岸派人拖,上下船舱也派了人招呼,免得滑倒,耽延了时间。这样努力的结果,在两小时半以内,队伍统统渡过河。

人数到齐了,便急速地离河岸向西赶路,速度更加的快了,比平常差不多加速了三分之一。那时已是二十一日的早晨两点了,离目的地还有十公里,这倒不算什么,可是前面还要渡过一条河,又不知那里渡船是否被敌人封锁了呢?如果不渡河,则须再多绕五公里路,但是须从敌人据点头道桥一公里多的地方通过,假如被他们发觉,用电话通告了各处,

那就不好办哩。我们考虑了以后,觉得还得绕五公里路好,即是被头道桥的敌人发觉,也不要紧,走快点,冲猛些就是了。于是开始快步,断断续续地跑步,只听得紧促的呼吸与跑步声,我心里禁不住想:地球转慢一点吧,不要过早天亮才好。足足跑了十公里,地上虽铺满了严寒的霜雪,天又刮着寒风,可是大家却跑出一身汗来。到了头道桥附近,队伍用缓慢的步伐安全地偷越过去,这时,大家才觉得汗湿的衣服冰人。这样又费了半小时,才避免被敌人发觉,折向正北急进。约四时光景,赶到了王石桥,距目的地只有约两公里了,这时才放下心来。

稍停了一会,我率主力过桥,沿两岸北进,绕向西方,由通芜湖的道路向东打回来。×部之一部则沿东岸北进,但须待西岸先攻击后才能行动,以免被敌人发觉过早。反复的安排好后,队伍再静肃地前进,不一会,主力距敌人不到一公里了,战士们沿着堤坝的倾斜面继续前进。只有两三百公尺了,大家蹲了下来。“停止!”顿时,静肃得连呼吸声也小下来。突击队的干部带了几个尖兵摸上前去侦察,看清楚了敌人的两个哨兵,穿着大衣,戴着风帽,正立在那里;也看清楚了三层铁丝网后面有工事、地堡……“对!从这边摸过去!敌人看不清楚,好打!好

打!”

突击队学着尖兵的样子,都静肃地伏着向前爬进;二梯队也慢慢地跟进。当到达铁丝网近边,距敌人不到三十公尺,正在拉开障碍的时候,敌人预设的警钟响了,敌人恶狠狠地斥问:“哪个?”紧接着就象爆竹店里失火一样,我军战士们的手提式冲锋枪、轻机枪、驳壳枪同时连发,那天翻地动似的手榴弹冬冬地爆炸着,枪口和手榴弹爆炸的火光,照耀得通亮,冲锋号也吹得使人更加有劲。紧接着,东岸的机关枪也响了。不到两分钟,我们便冲破了铁丝网,敌人的两个哨兵被打成了肉泥躺在地上。躲在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几十个敌人,动作快的钻了出来,但刚到外面就被击倒了,爬不起来了,有的一半躺在洞里,一半躺在洞外,刚刚塞住了洞门;动作慢的,就躺在掩蔽部里不敢出来了。掩蔽部里和街口边的敌人还未解决完毕,他们在街上丢了不少枪。但我军的第二梯队却不要枪,勇猛地冲进了街中,转向河边,顺利地夺取了小木桥,紧接着就冲过河东,到了伪军司令部的门口,又是一阵激烈的射击和投弹,冲进了伪军司令部。河东岸北进的×连,也冲破了铁丝网,进来夹击着敌人的北侧。东边街口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声响了一阵之后,就渐渐稀疏下来。

四、凯旋

从开始攻击起到解决战斗,大约只经过八分钟光景,连清扫战场总共只耗了二十分钟,可算是提前完成了任务。东方已经发白了,天快亮了,街上只见到两种极端异样的情景:敌尸横七竖八,血肉模糊的敌伤兵,在呻吟着,满街杂乱的堆着军用品和用具;老百姓领着胜利的官兵,肃清残敌,并送茶烧水,忙个不了。东边牵来一串,西边押来一群的俘虏,集合在南边街口的坪里,我们的干部,正在清查人数。单是活捉的就有五十七名,因为天还未亮,看不清楚,对有些逃散和隐蔽的敌人,还在继续搜寻着。

这次战斗,缴获了步枪六七十支,短枪十多支,机关枪四挺,其余手榴弹、子弹、军服用品,一时更难于统计。×连“坐了飞机”,缴获最多。我们河西,当然也不会亏本。队伍除警戒的外,其余都照指定地点集合。大家一晚的疲劳,脸色虽略现苍白,但是精神仍然很充足,情绪更加高涨,愉快压倒了疲劳,肚里虽则早就空了,可是一点也不觉得饥饿,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:“可惜了,那个狗司令,在芜湖没有回来。”“哼!要在这里,他还能逃脱?”“哼,这样好的地形,四面都是水,只要有子弹,我们包守一个月……”

“站队,站队!准备走了。”值班员喊起来。大家停止了闲谈。“按规定的次序向×××东返,大家距